

閩謔甲集

卷上

國歌甲集序

我們現在提倡民俗學，為的是這是以前的人所沒有開發的
寶藏，而給我們首先發見，我們眼見得將有無數的珍珠美
玉落入自己的手中，禁不住心頭一陣陣的高興，喊了出來，
希望激起許多人的同情，來一同開發這個寶藏。

凡是一種學問的建立，總需要豐富的資料。有了豐富的
材料方才可以引起人家的研究興味，也方才可以使人家研
究時有所憑藉。學問會得一天比一天進步，並不是後人比前人
聰明，乃是後人比前人的憑藉加厚。我們現在研究古書，為
什麼可以鑽入圖書館裏不出來，就因為我們的祖先和父老
已有很多的遺產傳給我們了，我們已是席豐履厚的貴公
子。若說到研究民俗學呢，唉，這真可憐，我們乃是陋巷中
的赤貧之子，只有仗着自己的氣力和血汗去幹；固然幹
的結果可以像到南洋種橡樹般，成為一個富豪，但在現在財

候的確還是一個無產階級呵！所以若有人問我們，『你們的基礎如何？』我們應當答道：『是不穩固的』。你們的材料如何？』也只有回答：『是寒儉得很的』。實在今日的民俗學，還是在搜集材料的時代，不是在研究的時代。所以我們現在，應當認定自己的工作，向某一個小範圍內去努力搜集材料。

我最悲傷的，北京大學自從成立歌謠研究會以來，至今十年，收到的歌謠諺語有二萬餘首，故事和風俗調查有數千篇，但以經費不充足的緣故，沒有印出來。凡是不到北京大學的人便沒有看見的機會，有了同沒有一樣！兩年前，廈門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，招我們去，我們去的半年之中，在廈門、泉州、福州等處搜羅的風俗物品也有數百件。但給我們同情的人太少了，我們走了之後，說不定大家以為這是兒戲的舉動，把這些東西丟棄在灰堆上了，或者燒了！

我因為有了這幾次的創痕和悵念，所以到了中山大學之後，發起民俗學會，就主張把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，使得中山大學所藏的材料成為學術界中公有的材料。在學術界中這種的材料豐富，自然會得引起許多人的研究的興味來，即使我們這個团体遭逢不幸，但這些初露面的材料靠了印刷的傳佈是不會滅亡的了，這些種子散播出去，將來也許成為長林豐草呢！所以人家責備我們不該無限制地印刷時，我往往回答你道，『你看殷虛貞卜的甲骨，若羅振玉先生買到之後只供自己的賞玩，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後再行發表，那麼，這些東西便至今不能為人所知，有了同樣的一樣。惟其他肯盡量地印，供給別人研究的利便，所以會得造成一個新風氣，在文字學和史學上開出一個新天地，你們還是把民俗材料和甲骨文字一例看罷！』

在我們印出的民俗叢書中，謝雲聲先生的貢獻最多。

半年之內，他寄來了整理完工的台灣情歌二百首，閩南歌謠二百五十首。他又正在搜集福建省的風俗，故事，謎語，諺語。如果各省區中都能有像他這樣的人三四位，十年之內一定可以編成一部很完全的『中華民俗誌』了。有了這一部民俗志，我們再來談研究民俗學時，自然名實相副了。

我和雲聲先生的相識，是在將離廈門大學的時候。在未晤面時，他已殷殷地向我借取北京大學的歌謠週刊，索取我所著的吳歌甲集。我感到他的熱誠，我很欣幸地和他締交。——人生最快樂的是交友，因為他自然有一種同氣相求的合拍。到了現在，他的縝密的成績已經貢獻于大眾之前了。

凡是民間文藝，以前人差不多都是看不見的，不屑看的，但也有例外，例如古代因樂官的采風而有十五國風詩以及

漢樂府的「代趙之詔，秦楚之風」。其後采風的制度廢了，十五國風詩成為聖經了，漢樂府都失傳了，于是只有文化中心地的歌謠偶然邀文人的「一盼」，例如蘇州的『月子弯弯照九州』一首歌見于許多種的筆記。我們翻開辭源寅集一三三頁『山歌』條，上面寫着：

山歌，榜人所歌，吳人都能之，即古所謂水調也。宋王元之集有唱山歌詩。又湘山野錄載錢武肅還鄉見父老，揭吳嘆唱山歌『你輩見儂底歡喜』云云，是山歌實起于五代矣。我是吳人，我實在不敢掠人之美，說山歌只有蘇州有。我又不敢替蘇州的古人謙虛，說蘇州的山歌到了五代時才有。推原他們所以有這樣的過情之譽和無端的減損的緣故，只因蘇州是宋以後的一個文化中心，蘇州的歌謠尚能見之于宋以後的文人的典冊，他們既認典冊所載的為完全，所以便錯認典冊所不載的為沒有了。

福建是古所謂閩蠻之地，那邊的歌謠不載于詩三百篇，不錄于漢樂府，不見于宋人所編的樂府詩集，不用說了；就到近代，也因方言的鉤輅，交通的艱阻，要看見他們的一首歌還是不容易。所以自從有史以來，福建人唱了三四千年的歌，只同沒有唱一樣，它們都已隨古人而埋葬了！叔年前輩作賓先生到了福州協和大學，開講歌謠概論，激起那地學生的注意，陳錫襄先生又發起閩學會，徵集風俗材料和歌謠，所以那時有一位江鼎伊先生，他在福州搜集了數百首歌謠，編成一部集子。可惜沒有地方出版，也就沒有人知道。現在雲聲先生搜集福建歌謠，在東南部方面（即清代的泉州興化兩府及永春州，前數年的廈門道），有廈門，金門，同安，安溪，泉州，南安，安海，惠安，德化，永春，仙遊諸地；在西南部方面（即清代的漳州，汀州兩府及龍巖州，前數年的汀漳道），有漳州，海澄，雲霄，平和，龍巖，東

山，汀州，上杭，永定諸地。又因台灣民族以閩南人為多，故連帶搜及台灣。許多地方的大同小異的歌謠，更為比較其字句。在短時期之內能搜得這樣廣遠，編纂得這樣精密，實在是一件可以稱讚的工作。雖是以先生的問歌集得這樣的編成在此書之前，但出版則以此書為最早。這是福建民間文藝的第一部，是很可紀念的。

凡是一地的民間文藝，很少是一地獨立創造的，大都是各地互相遷流，互相改易。閩南歌謠雖因方言的殊特，一時不易比較研究，尋出它的遷流和改易的痕迹，但是這條通例是不會失其效用的。試舉兩例：

螭蚺蛸，吼兮兮，吼要嫁。嫁倒落。……嫁乎秀才。秀才要中舉，嫁乎鳥鼠，鳥鼠要剛空，嫁乎釣魚翁。……什細要叮噹，嫁乎司公。司公卜念經，嫁乎奶。……（第五十一首）

在我的吳歌甲集裏便有一首相類的歌：

螢火蟲，彈彈開。千金小姐嫁秀才。秀才瘦，嫁隻狗。
狗要咬人，嫁個道人。道人會念經，胡里胡里念經。（第十九首）

這首歌不曉得是從閩南傳到蘇州去的，還是從蘇州傳到閩南去的。要證明這個問題，須俟將來材料豐富之後方可做到。又如：

月光光，照寺堂。年三晚，切檳榔。檳榔香，切指薑。指薑辣，買羊膽。羊膽苦，買豬肚。豬肚肥，買牛皮。牛皮薄，買菱角。菱角尖，買馬鞭。馬鞭長，建屋樑。屋樑高，買張刀。刀切菜，買錫蓋。錫蓋圓，買隻船。船沒有底，浸死兩兩個小孩子。吟，吟，吟，一個愛海豚，一個愛海豹！（第九首）

這更和劉萬章先生所輯的廣州兒歌甲集中的一首相似：月光光，照地塘。年卅晚，摘檳榔。檳榔香，摘子薑。子薑辣，買蒲突。蒲突苦，買豬肚。豬肚肥，買牛皮。牛皮薄，買

菱角。菱角尖，買馬鞭。馬鞭長，起屋深。屋梁高，買張刀。
刀切菜，買籬蓋。籬蓋圓，買隻船。船漏底，沈死兩個番鬼。
仔：一個蒲頭，一個沉底，一個匿埋門扇底，惡惡食仔油炸燴。

(第一首)

這明明白白是一首歌而分傳在兩地的。我們要研究它，不但要注意它們的同，而且要注意它們的異。例如閩南的說「薑辣，買羊膽」，何以廣州的卻說「不薑辣，買蒲突」？這當然。是因方音的關係：「膽」字與「辣」字不協韻了，不得不換作「突」字；或是「突」字與「辣」字不協韻了，不得不換作「膽」字。但是這首歌傳到蘇州之後，又要改字了，因為「膽」與「突」都不能和「辣」字協韻。所以吳歌甲集裏的一首便說：

薑末辣，買隻鴨。(第十三首)

從這種例子看去，歌謠的研究實裨益于方言方音的研究的地方真大，因為歌謠中表現方言方音的時候是絲

毫不肯假借的。

雲聲先生專力搜求閩南的民間文藝，而以歌謠為著軼點，將來的成就自必繼長增高，得到許多人的佩服。但是貪蹟的我，又要責望他擴張研究的範圍了。

福建的樂歌，我在別地方從沒有聽見過，似乎它只在本省內發展。我前年到廈門，在幾處看見搭小台唱的小戲，聲調酷似高腔。高腔起于浙東，或者這種樂調是浙江沿海傳過去的。這一種戲班裏一定有許多戲本，不知道覓得到否？又廈門的清唱有^作御前清音^作一種，我還沒有聽過。看會文堂印出的十二

小集，大都取材于元明的雜劇和散套。所以稱為^作御前^作者，傳說曾于康熙帝時供奉內廷之故。這一種清唱的起源或在明代，能保留到今日也很足珍重。會文堂印的闕數不多，或者還能搜集到若干。它的音樂也是值得研究的。又我在廈門大學的時候，常看見學校裏的工人彈着月琴唱小

曲。這種小曲每首四句，每句七字，聲調委婉可聽，可是沒有變化。本集和台灣情歌集中很多類似七絕般的歌，不知道就是彈着月琴唱出來的嗎？如其不是，那麼，這一類的『新琴操』也是值得收取的。

年來研究民間徒歌的人漸多，而研究樂歌的人還不多見。希望雲聲先生對於閩南樂歌的研究也做一個開山祖師！

顧頡剛

十七，七，十九。



自序

蒐集福建歌謠的工作，從民國十一年以後，時作時輟，像這般忙亂的生活的我，本來不敢期望現在有閩南歌甲集的刊行，這真要大大謝謝顧頡剛先生，促我再整旗鼓的從事搜輯，以至於成。

當十五年十月，顧先生來任廈大學國學院教授時，蒙他不棄，時常徵我關於閩省的民衆文學。後因廈大發生學潮，顧先生辭去校務，轉應廣州國立中山大學之聘。知我本有閩歌甲集之輯，疊次來信囑我趕速編成，以便與他著的吳歌甲集，同歸樸社出版，或同在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刊為叢書。我接到這訊，心裏非常快樂，立刻着手去鈔輯，竟於六個月間，作一度粗率的整理，以償我久懸未了之願。

福建的歌謠，以前並沒有專集的刊行，有的，不過散見

報章雜誌，祇是一鱗半爪。這個原因，莫不因地勢阻隔而使然；故徵求與蒐輯方面，當然能感覺着難艱難。但是，我們總不能因搜輯艱難，而至不去搜輯。（參看朱天民的各省童謠集二三百首之中，福建僅有七首，而七首，却都是思明（廈門）一縣的，再據北大歌謠研究會，收輯歌謠統計表來算，也不過五十四首，進而再從何中孚的民謠集看來，更無可找出福建的歌謠。）

可是我們又須要明白愈多高山大川的地方，越愈見出歌謠的發達。福建就是處在山嶽重疊，山澤峻險之間，所以產出來的歌謠，比較他省為最。福州有句俗語說：「山東孔雀膽，福建長流歌。」這可以來證明福建的歌謠，較多於他省的。

統計這集所採集到的材料，僅有二百五十首，用大體編法，分為民歌兒歌二類。

蒐輯這集的時候，專是憑着各地方的聲音語言，不加修飾。因為研究民俗學，如果是一點潤色的地方，那便失了本來的面目。集中所有的歌謠，也是儘管用土字寫出，不敢妄下竄修，以保存他原有的本真。不特如是，我們又因福建的古音極多，借此，也可供研究古音韻學者參考的資料。

歌謠每首的含意，有的明知是屬於規勸，屬於諷刺，屬於讚美等，我總不敢看重自己的主觀，用下了一種近於詩傳式的研究法。加在歌謠的身上去，因為恐怕稍一失足，便陷於望文生義，和附會穿鑿的途徑了。

台灣在福建省東方，隔着海峽，相距不過百里，原屬閩土，前清光緒二十一年（民國紀元前十七年）以馬關條約，割歸日本。人口統計約三百萬，自十二萬蕃族，八萬日本人以外，概為我們華人，尤其是福建人佔居多數，語言大都通行福建漳泉二州。因此這集雖是閩歌，但遇台灣的歌謠

，有與福建相類或連帶着的，我亦盡量選入。

本集承蘇警予陳佩真曾冷香周家森諸君，為我幫忙蒐稿校勘，又承顧頡剛鍾敬文二先生惠賜教言，允許列為民俗學會叢書之一，我都同樣的表示謝忱。

十七，五，十五，謝雲聲記于廈門廣平巷寓所。